文化转场：《恶之花》的韵律汉译

王以培

摘要：翻译不是“翻拍”。一本含英咀华的书，唯一真实的书，以通常的含义而言，一位伟大的作家不需要把它创造出来，而只需把它翻译出来。从东方看西方，从另一个生命，另一种语言文化，细心察看诗人心底暗藏的隐秘。一个作家的职责和任务就是一个翻译家的职责和任务。

关键词：文化转场 中西翻译 韵律汉译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作家、诗人，而作为译者，翻译哪一位，在我看来，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巧合。再说，人不是翻译机器，不能什么都译。选择自己钟爱的，适合自己精神气质的作家、诗人，我认为至关重要。最近出现了各种翻译工具，如谷歌翻译、ChatGPT，这无疑是对翻译事业的严峻挑战。但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它可以自然淘汰那些非文学、非艺术的翻译，淘汰那些与艺术貌合神离的伪艺术作品，好让真正的艺术家和翻译家得以安心创作、翻译。——我抱定这样的信念，人永远不能超越上帝；人造的一切，永远不能超越上帝创造的人。而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元初的课题：在上帝赐予的人类生命中，什么才是最珍贵、永久而无可替代的？

我对《恶之花》的翻译，缘由特殊。1986年，我作为一名外校旁听生，偶尔旁听了北京大学法语系金丝燕老师开设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课程。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清晰地记得金老师当时讲课的情景和朗诵诗歌的声音，原句原话，连我自己都感觉难以置信。比如这一首：

Chant d'automne

Bientôt nous plongerons dans les froides ténèbres;
Adieu, vive clarté de nos étés trop courts!
J'entends déjà tomber avec des chocs funèbres
Le bois retentissant sur le pavé des cours.

Tout l'hiver va rentrer dans mon être: colère,
Haine, frissons, horreur, labeur dur et forcé,
Et, comme le soleil dans son enfer polaire,
Mon coeur ne sera plus qu'un bloc rouge et glacé.

J'écoute en frémissant chaque bûche qui tombe;
L'échafaud qu'on bâtit n'a pas d'écho plus sourd.
Mon esprit est pareil à la tour qui succombe
Sous les coups du bélier infatigable et lourd.

Il me semble, bercé par ce choc monotone,
Qu'on cloue en grande hâte un cercueil quelque part.
Pour qui? — C'était hier l'été; voici l'automne!
Ce bruit mystérieux sonne comme un départ.

整首诗为 abab 的交叉韵，译者试着这样翻译：

秋歌

我们即将沉入冰冷的暗夜；
永别了，夏日短暂的流光！
我已听见枯枝森森断裂，
打在庭院空空的石阶上。

整个冬天将重返我的生命：战栗，
怨恨，愤怒，恐惧，劳苦艰辛。
有如骄阳坠入北极地狱，
我的心将凝成一块红冰。

我颤抖着倾听每根断裂的枯枝，
比断头台的回音更加阴森。
经不住这羊头锤不断重击，
城楼坍塌，一如我颓废的精神。

在这单调的重击下摇摇晃晃，
我感觉像是有人正猛钉棺木，
为谁？——昨日盛夏，转眼秋凉，
这神秘的撞钟，声声催人上路。

已是1986年的冬天，窗前白雪皑皑，金丝燕老师穿着一件宝蓝色的羽绒服，深情念道：“有如骄阳坠入北极地狱，/我的心将凝成一块红冰。”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三者，刚好是法国国旗的红蓝白三色，而其中最大的，是那块“红冰”。原文un bloc rouge et glacé，直译为“冰冷鲜红的一块”。在这里，我还是采用了金丝燕老师当年在课堂的说法。

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门课对我日后的创作和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翻译《恶之花》与《兰波作品全集》，金丝燕老师的课，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坐标系”，让我不仅从文字上，而且在精神世界及文学史上，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些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在人类精神时空中的方位、亮度及风格特征。

再者，当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代中国学子经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洗礼。我作为一名八十年代法语系的本科生，和当时许多大

学生，“朦胧诗人”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世纪末的颓废情绪”，用《恶之花》中关键词来描述，就是 l'Ennui，这个词在汉语里有多重意思，包含“厌倦”“烦闷”“无聊”，连同内心的苍白与空虚。这在当时很酷，很美，回头想来，十分危险，海子、顾城等走向残忍死亡的诗人，其实离我们很近。简言之，在精神上无家可归；感觉自己既是新世纪的主人，又是旧时代的囚徒，任由东方与西方，传统和现代将自己原本已非常脆弱敏感的心灵分裂、撕碎，扔进绝望、空虚，浑然不知悲剧命运正悄悄来临。而面对人生、社会，甚至自我，自己都成了“陌生人”，这种精神状态正如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在《巴黎的忧郁》中所描述的“陌生人”——“我没有父母，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至于“朋友”，我不知这个词什么意思；“祖国”，我也不晓得它在什么方位……回想起来，正是在这样的迷茫之中，我走进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并在日后长时间身体力行的学习与翻译中，培养了自己忍受苦难的精神气质。正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波德莱尔》一文中说：“唯有纯粹讽刺和寻求刺激的心态，一颗坚强如铁的心，才能以苦为乐”^①，我想，也唯有这样的心，经得起《恶之花》的黑暗、残忍，逐字逐句地经历它，并将它翻译成别的文字。

此前，我还翻译了《兰波作品全集》。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广西师大出版社计划出一套法国“先驱者丛书”，主编沈志明先生向我约稿，让我翻译《恶之花》，我犹豫再三：译，还是不译？首先，《恶之花》已有好几个中译本，为什么还要翻译？而碰巧这时，波兰首都华沙正在举行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肖邦的钢琴曲远远传来，给人世间受伤、孤苦的灵魂带来深深鼓舞和安慰。而转念一想，既然来自各国的各位钢琴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肖邦，不同的译者为什么不能各自“演奏”波德莱尔呢？是的，《恶之花》形同乐谱，每个译者在读懂并准确弹奏（原文）每一个“音符”的前提下，即可按照各

^①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我与书的奇异约会》，马丹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00页。

人的生命体验以及对诗歌艺术的各自理解，自由发挥，而实际情况是，无论愿不愿意，作为译者，如同钢琴手，你不得不如此。可巧的是，与此同时，我偶尔读到奥斯卡·王尔德的《自深深处》，从中又发现了波德莱尔与肖邦之间的内在联系——“古希腊人说，玛耳绪阿斯^①被剥皮之后，他的歌声止息了。七弦琴彻底打败了芦笛。但古希腊人错了，我在许多现代艺术作品里都听到玛耳绪阿斯的歌声：这歌声在波德莱尔那里表现为苦涩；在拉马丁那里表现为甜美和忧伤；在魏尔伦那里表现为神秘玄奥；在肖邦的音乐里表现为和弦的延迟解决（deferred resolutions）……”^②而这歌声在王尔德那里，我想，表现为深切的苦难与唯美。总之，深刻理解作品与作者的精神世界，我认为，这是翻译的重要前提。而由于各自的理解同，造成风格迥异。对照不同的《恶之花》中译本，其差异之大，令人瞠目。我尊敬所有前辈译者，尤其是陈敬容、戴望舒、梁宗岱，而这三位翻译家同时也都是了不起的诗人，各种缘由不言自明。

译，还是不译？其实对我而言，等同于面临另一个选择：时至今日，你是否打算向世俗妥协，自我放弃，与周遭的世界握手言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换句话说，想让灵魂休息，放弃挣扎，不再受煎熬，或在《薄暮》与《晨曦》中^③，扮演一个小角色，那你就放弃吧，放弃《恶之花》，回头是岸。但假如你至今仍不打算妥协，拒绝投降，也不准备与世界握手言和，如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诗云：“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而更为可怕的是，成为“自我刽子手”（L' Héautontimorouménos），自虐、自毁、自噬，“如厨师烹煮并吃了自己的心”（《幽灵·黑暗》）……如果这一切都能承受，并乐此不疲，那么恭喜你，你就翻译吧，用心血浇灌《恶之花》。而“恶之花”（Les

① 玛耳绪阿斯（Marsyas），古希腊神话中小亚细亚的河神，相传他捡到雅典娜女神的芦笛，并向弹奏七弦琴的太阳神发起挑战，相约胜利者可以任意处置失败者，结果玛耳绪阿斯败下阵来，被活生生剥皮而死。

② [英] 奥斯卡·王尔德：《自深深处》，梁永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46页。

③ 参见《恶之花》中的这两首诗歌。

Fleurs du Mal)也是“病之花”，选择在当今时代深入其中，无异于向着苦海扬帆，踏上穿越地狱的旅程——地狱之门上依然刻写着：“进入这里的人，放弃一切希望。”^①(《神曲》)而走进，一路上时时听见花朵颤栗，枯枝森森断裂，呻吟、哭泣，以及断头台的恐怖回音，看见了阴暗的骷髅、坟墓、裹尸布，恶心的蛆虫，恐怖的吸血鬼，妖艳的女人，“扭动着身躯，如炭火上的蛇……”。

普鲁斯特中说：“风格对于作家，如同颜色对于画家一样，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视觉问题。风格即启示，这种启示不可能从直接的和有意识的手段获得。”^②而波德莱尔的风格如何？请看组诗《幽灵》(«un Fantôme»)中的第一首：

Les Ténèbres

Dans les caveaux d'insondable tristesse

Où le Destin m'a déjà relégué;

Où jamais n'entre un rayon rose et gai;

Où, seul avec la Nuit, maussade hôtesse,

Je suis comme un peintre qu'un Dieu moqueur

Condamne à peindre, hélas! sur les ténèbres;

Où, cuisinier aux appétits funèbres,

Je fais bouillir et je mange mon cœur,

Par instants brille, et s'allonge, et s'étale

Un spectre fait de grâce et de splendeur.

À sa rêveuse allure orientale,

① 参见《神曲·地狱篇》开篇第一行。

②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沈志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389页。

Quand il atteint sa totale grandeur,
Je reconnais ma belle visiteuse:
C'est Elle! noire et pourtant lumineuse.

这首十四行诗的韵律为 abba abba cdcdee，译者试着翻译如下：

黑暗

命运已将我弃之墓穴，
其中充满无限凄凉，
从无一丝玫瑰色的快乐亮光，
陪伴我的，惟有阴郁女主，黑夜。

就像一个被上帝嘲弄的画家，
我呀，被判以黑暗为画布；
有如厨师将自己的心烹煮
并吃了，我以如此悲辛的口味作画。

而顷刻间，一个幽灵闪现，
端庄、华丽，逐步扩展、延伸，
一颦一笑间，带着东方梦幻。

直到这高大的身影现出真身，
我才认出是我的美人来访：
正是她！浑身黝黑、光亮。

而这种“残忍”“黑暗”“神秘”“辛辣”“苦涩”，不仅是一种风格、“口味”，也是诗人波德莱尔面对苦难人间的灵魂底色。

回望《恶之花》，我发现它分明是一部诗人自传，用《恶之花》中

的话说，是一部“火焰书写的黑色传奇”：从“出生”到“死亡”（如《致读者》《祝福》《伊卡洛斯的哀叹》），从现实生命的各种“处境”（如《信天翁》）与“心境”（如《忧郁》四首、《虚无的滋味》、《雾和雨》），以及诗人与父母、朋友、兄弟姐妹和与自身的关系，连同对“自我”、对“民族”与“祖国”的理解（《我喜欢裸体时代的回忆》），对平民（如《致红发女乞丐》）及革命者的情感（《西西娜》），尤其是对于“诗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刽子手》），浑然一体。总之，一部《恶之花》，可以看作是诗人上天入地，寻找“自我”，探寻生命真谛的艰辛旅程。从《恶之花》的“缘起”看来，从一出娘胎（《祝福》），到埋进黄土（《墓地》），葬身深渊海底（《伊卡洛斯的哀叹》），无论是在天空“遨游”（《遨游》），或躺在“妓女”身边（《入夜，我依偎着……》），无论是被封在酒瓶里（《酒魂》），或漫步在街头（《巴黎即景》诸篇）……诗人无时无刻不在自我反省，自我发现，自我创造；而为此，还需要从不同侧面“照镜子”，寻找知音，如《灯塔》（《Les Phares》）诗云：

Léonard de Vinci, miroir profond et sombre,
Où des anges charmants, avec un doux souris
Tout chargé de mystère, apparaissent à l'ombre
Des glaciers et des pins qui ferment leur pays;

这一节及整首诗，均为 abba 的交叉韵：

雷欧纳多·达·芬奇，镜子幽深，
美丽天使，嫣然一笑，现身异域，
那里由冰河与松林封存，
一切都蕴藏着深邃、神秘；

不仅如此，波德莱尔还从希腊神话中，寻找自己的“神话原型”，找到凭着一双蜡翅膀就飞向太阳，并最终坠海而亡的“伊卡洛斯”（Icare）——

Les Plaintes d'un Icare

Les amants des prostituées
Sont heureux, dispos et repus;
Quant à moi, mes bras sont rompus
Pour avoir étreint des nuées.

C'est grâce aux astres nonpareils,
Qui tout au fond du ciel flamboient,
Que mes yeux consumés ne voient
Que des souvenirs de soleils.

En vain j'ai voulu de l'espace
Trouver la fin et le milieu;
Sous je ne sais quel oeil de feu
Je sens mon aile qui se casse;

Et brûlé par l'amour du beau,
Je n'aurai pas l'honneur sublime
De donner mon nom à l'abîme
Qui me servira de tombeau.

整首诗均为 abba 的交叉韵。译者尝试翻译如下：

伊卡洛斯的悲叹

妓女的情人，幸福健康，
身心愉悦，精神饱满，
而我，胳膊却已摔断，
只因曾在云中翱翔。

多亏那天空深邃无比，
熠熠闪烁着灿烂群星，
让我被灼伤的眼睛，
只剩下对太阳的回忆。

我徒劳地探寻着空间
宇宙中心与终极；
经不住未知火眼的凝视，
感觉我的翅膀已焚毁折断；

我无从享有这崇高的荣誉：
对于美的挚爱已将我点燃，
将我的名字投入深渊，
那里将是我永恒的墓地。

《恶之花》就像毒汁烈酒，译者如同《小王子》中的酒鬼，陷入恶性循环：读《恶之花》，你就会陷入悲惨境地，而陷入悲惨境地，更要深入阅读《恶之花》。——世纪流转，人类世代，总有“该隐的种”（《亚伯与该隐》）为万人唾弃，“无可救药”的灵魂，他们至今手持“撒旦恩赐的火把”并以此作为“唯一的光荣与慰藉”（《无可救药》）。正如尼采所说：“对于认识某些真理，恶人与不幸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我相信所有《恶之花》的译者，都面临一个巨大难题：《恶之花》通篇浑然天成，从头至尾，严格押韵，如《太阳》（«Le Soleil»）中所云：

Je vais m'exercer seul à ma fantasque escrime,
Flairant dans tous les coins les hasards de la rime.

我将独自习练神奇的剑术，
从各个角落寻求偶然的韵律字符。

波德莱尔的朋友勒瓦瓦瑟尔有诗为证：“我们狂热地喜欢押韵，波德莱尔/喜欢用怪韵，而不爱用顺韵。/他是否害怕看到，在幼稚的韵底下，/他的缪斯的独创性会受到威胁……”^①而从《恶之花》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为了节奏、韵律及完美押韵，波德莱尔付出了近乎疯狂的努力。而作为译者，我抱定这样的信念：法语能实现的，汉语必能实现；波德莱尔能做到的，我也尽力尝试。而按照原文原韵，不仅有交叉韵abab，如《祝福》（«Bénédictio»）、《信天翁》（«L'Albatros»）、《蛇舞》（«Le Serpent qui danse»）；合抱韵abba，如《黄昏的和弦》（«Harmonie du Soir»）、《时钟》（«L'Horloge»）；双韵aabbcc，如《“致一位马拉巴莱少女”》（«À une Malabaraise»）；还有更为复杂精致的韵脚，如《邀约远游》（«L'invitation au voyage»）全诗按aabccb aabccb dd……通篇反复押韵。《和平烟斗》也是如此，整首诗按aabccb aabccb反复押韵。中文译诗也同样按原文押韵——起初以为不可能，后来逐步实现了。为什么非要这样？答曰：原文如此。而凭什么做到？答曰：全凭偶尔巧合。如同“冷香丸”的制作，只难得“可巧”二字。

最后总结一句：我以为翻译不是“翻拍”，而是“临摹”，或者说

① [法]克洛德·皮舒瓦、[法]让·齐格勒：《波德莱尔传》，董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60页。

是“冲洗底片”。普鲁斯特说：“人人都有感受，但感受到的东西好比某些底片，若不把它放在灯下，它只是黑乎乎的东西，观看底片时，需要从反面来看：倘若不凭借智力，那就什么也看不出来。”^①而与此同时，“我发现，这本含英咀华的书，唯一真实的书，以通常的含义而言，一位伟大的作家不需要把它创造出来，而只需把它翻译出来。一个作家的职责和任务就是一个翻译家的职责和任务。”在此，“翻译”与“创作”的关系，被伟大的普鲁斯特一语道破。而译者翻译《恶之花》也是如此，用汉语精心巧治显影剂，冲洗波德莱尔珍藏在《恶之花》中的一张张神秘的法语“底片”，“从反面看”，从东方看西方，从另一个生命，另一种语言文化，细心察看诗人心底暗藏的隐秘。

①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沈志明译，第390页。